



当代文学大系

DANGDAIWENXUEDAXI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

真情处处

季美林◎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大系

真情处处

主编 季羡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序 言

姜德明 卫建民



真
情
处
处
·
序
言

1

长时期来，人们对散文有过共识，即凡韵文以外的文体，从广义上说都可称为散文。“五四”以来，由于鲁迅先生的倡导和实践，散文与杂文的形式已渐趋明朗，而随笔、小品介于散文杂文之间，一时很难划分，甚至连作者也说不清楚自己写出的某些作品究竟是杂文，还是随笔或散文。30年代，文艺界的习惯又把小品文视作杂文。总之，一切文学形式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进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而有所丰富、变化，最后日臻完善，性格渐显，约定俗成地为世人所认同。

随笔（essays）这一文学体裁，依照“五四”前辈的论述，其源盖出于外国的蒙田、兰姆，和本国的明清笔记。再远一点说，汉儒作的《易经·系辞》，唐宋文士的笔记，都可归入随笔一路。

通常，散文随笔并行，很少有人研究二者的区别，甚至不作区别，只把二者糅合成同一性质的文学样式。细思量，散文、随笔属于同质异构的两种体式，二者之间是可以区别的。散文重创造，允许虚构，讲究艺术的完整性。作家创作散文时，要细加酝酿，精密构思，如建大厦，不能全无步骤。随笔的特征，分解论述，就是“随”与“笔”。作家胸中有一点感触或见闻，随意为之，不必考虑作品的形式；作家把他的感受用言简义丰的文字表现出来，又具隽永的味道，一篇文学性的随笔就诞生了。

文学性的随笔不能脱离“文学”意味。实用性的文章，虽貌似随笔，但却缺乏文学性；它传达的是实用信息，不是情感信息。因此，我们在选编时，始终掌握住“文学性的随笔”这个基本原则；



一些公认的好文章，因与原则不符，就不在考虑之内了。另外，我们共同的认识是：五十年文学选，要以文学界为主干，又不能限于文学界。凡符合编选原则的随笔，无论男女，不分职业，我们都按自己的眼光收录。事实上，本分册的很多作者，我们既不认识、也不了解作者的情况；平时读书读报，我们对某篇随笔印象深刻，就找出来收入集内。《唐诗三百首》，有几首是“无名氏”的作品，真的不知作者是什么人；就因为诗好，编者就收入了。任何时代的文选诗选，编者的主观性是难免的；只有时间才是衡量一种选本质量的至高无上的权威。

“文变染乎世情”，信哉是言！五十年——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从这本随笔集中即可看出沧桑巨变。缘于随笔的真实性，每篇作品都可以为历史作见证。建国之初的50年代，作家们怀着对新社会的热爱，作品中弥漫着解放者的喜悦；哪怕是咏颂一草一木，作家也像是在歌唱天堂里的奇花瑞草。60年代前期，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陷入政治经济的困境，作家的思索也变得冷峻、沉重，随笔类作品的主流从歌颂转入思考。“文革”开始，整整十年的代价，真实的文学一片荒芜，随笔这种以说真话，抒胸臆，记实事为特质的体裁，当然就销声匿迹，不可能刊发在公开的报刊上。但是，一些“因思想而受难，因受难而思想”的先驱，如顾准、张中晓等，仍用随笔的形式记录自己的心声，把忧国忧民的情愫投影在孤灯素纸下；直到改革开放后，我们才见到这一团在地底下运行的野火。

在这五十年里，随笔的繁荣，有目共睹，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70年代末，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开设“随想录”专栏，用随笔的形式反思历史，开一代风气，为当代文学史树起了一座丰碑，也鼓舞了一大批文学工作者，奠定了一个时代的文学基调。冰心的“想到就写”，密切关注社会进步，自觉承担起作家的责任，使随笔触入社会的变革，充当评议时政的角色。孙犁的一大批随笔，继承鲁迅以来的文学风格，为新时期的文学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三位文学前辈站在高峰上的宏大声音，成为作家



良心的楷模，影响了一个正在巨变的时代。不少作家，正是受到他们的启迪，才加入随笔的行列，共同创造出繁花似锦的文学新天地。

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发现，除了坚持“文学性的随笔”原则，我们还侧重作品的思想性，始终感受着作家心灵的跳动和照射。文学创造是心灵的活动，面对的世界也是读者的心灵，而不是消费者预期的市场。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编选的这部选集，远离消费时代的文学趣味。我们的编选眼光，代表了我们的文学立场。由于编选工作类近私人的劳动，没有框框，不存偏见，更不奢望自以为是的“权威性”，我们的视野自然就广阔一些；在复读、审订的过程中，重温曾使我们感动和喜悦的佳作，既是编书，也是读书。

当然，注意到随笔固有的介绍知识的特点，我们也有意吸收了海内外作者的不少这类作品。特别是海外作者们的作品，更证明了人们所喜爱的随笔这种形式，由于内地受到政治运动迭起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在全国报刊上早已不见其踪影的时候，在海外却有长足的发展，呈现出非常繁荣的局面，而且至今不见衰歇。这也是件令人欣慰而又意味深长的事。

编选程序，大致是共同商讨，统一认识，形成编选的原则和范围，然后分头进行，最后汇总，并商定序言的内容。两个人的力量，要编成一部大书，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好在这部书不是给作家排名次，定座位；博览群书，好学深思的读者，当会在阅读中弥补我们的缺漏。

谨为序。

2000年4月

目 录

序 言	姜德明 卫建民(1)
海瑞骂皇帝	吴 晗(1)
初见解放军	吴组缃(4)
佩弦周年祭	叶圣陶(7)
北京的春节	老 舍(9)
天桥	张恨水(13)
种瓜不得瓜	冯沅君(15)
松树风格	陶 铸(18)
我与毛主席的两次“字”缘	钟 灵(21)
难忘的记忆	王冶秋(24)
狭路集(片段)(1961—1962年)	张中珩(27)
白开水最好喝	邓 拓(40)
古人的坐、跪、拜	吴 晗(43)
杂家——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罗竹风(46)
餐车里的美学	萧 乾(49)
半间房随笔	蓝 翎(51)
病榻呓语	冰 心(52)
我的家在哪里?	冰 心(53)
说真话	巴 金(55)
小狗包弟	巴 金(58)
从点戏说起	夏 衍(62)





甲子谈鼠	夏 衍(64)
火炉	孙 犁(68)
读《伊川先生年谱》	孙 犁(70)
漏室鸣	卞之琳(73)
问答路的老人	路 翎(77)
一窠八哥的谜	牛 汉(79)
府藏胡同纪事	魏荒弩(82)
胡子的灾难历程	张友鸾(87)
老人挤车记	赵清阁(95)
“小趋”记情	杨 绛(98)
文人拉车记	流沙河(105)
“公堂”志趣	唐 瑜(111)
《丙辰京师地震日记》跋语	俞平伯(113)
人之初	子 冈(116)
星期三的晚餐	宗 璞(119)
八十述怀	徐 迟(123)
预立遗嘱放言	廖冰兄(126)
人民大会堂买茶	秦 牧(129)
我曾每天在宫里行走	于是之(134)
小灯	何 为(136)
怀念陈寅恪先生	冯友兰(139)
谢刚主二三事	郑逸梅(142)
熊十力二三事	王元化(145)
最后一个老朋友——冯雪峰	施蛰存(152)
鲁迅和周作人	周建人(161)
痛悼傅雷	楼适夷(171)
悼朱光潜先生	李泽厚(183)



海瑞骂皇帝

吴 晗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要避讳，一个字不幸成为“御讳”，就得缺笔闹残废，不是缺胳膊，就是缺腿，成为不全的字。人们不小心把该避“御讳”的字写了正字，就算犯法，要吃官司，判徒刑。至于骂皇帝，那是很少听说过的事。真正骂过皇帝，而又骂得非常痛快的是海瑞。海瑞骂嘉靖皇帝最厉害的几句话说：“现在人民的赋役要比平常多许多，到处都是这样。您花了许多钱，用在宗教迷信上，而且一天比一天多，弄得老百姓都穷的光光的，这十几年来闹到极点。天下人民就用您改元的年号嘉靖，取这两个字音说，‘嘉靖’皆净，家家穷得干干净净，没有钱用。”这样大胆直接骂皇帝的话，不仅嘉靖当了几十年皇帝没有听说过，就是从各朝各代的古书上也很难找到。但却句句刺痛了他的要害，嘉靖又气又恼，十分冒火。

原来嘉靖做皇帝时间长了，懒得管事，不上朝，住在西苑，成天拜神作斋醮[jiào 宗教仪式]，上青词。青词是给天神写的信，要写得很讲究，宰相严嵩、徐阶都因为会写青词得宠。政治腐败到极点，朝臣中有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没人敢说话。海瑞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二月上的治安疏，便是针对当时的问题，向皇帝提出的质问，要求改革。他在疏中说：

“你比汉文帝怎么样？你前些年倒还做些好事。这些年呢，只讲修道，大偿土木。二十多年不上朝，滥派官职给人。跟两个儿子也不见面，人家以为你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杀戮[lù]臣



下，人家以为你薄于君臣。尽住西苑不回宫，人家以为你薄于夫妇。弄得天下吏贪将弱，到处有农民暴动。这种情况，你即位初年也有，但没有这样严重。现在严嵩虽然罢相了，但是没有什么改革，还不是清明世界。我看你远不如汉文帝。”

嘉靖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如，他怎么能不冒火。海瑞接着又说：

“天下的人不满意你已经很久了，内外大小官员谁都知道。

“你一意修道，只想长生不老，你的心迷惑了。过于苛断，你的性情偏了。你自以为是，拒绝批评，你的错误太多了。你一心想成仙得道，长生不老。你看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个活到现在？你的老师陶仲文教你长生之法，他已经死了。他不能长生，你怎么能求长生呢？你说上天赐你仙桃、药丸，那就更怪了，桃、药是怎么来的呢？是上天用手拿着给你的吗？

“你要知道，修道没有什么好处，应该立即醒悟过来，每天上朝，研究国计民生，痛改几十年的错误，为人民谋些福利。

“目前的问题是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这是天下第一件大事。这事不说，别的还说什么！”

嘉靖看了，大怒，把奏本丢在地下，叫左右立刻逮捕海瑞，不要让他跑了。宦官黄锦在旁边说：“听说这人自知活不了，已向妻子作临死告别，托人准备后事，家里的佣人都吓得跑光了，他不会逃。这个人素性刚直，名声很大，居官清廉，不取官家一丝一粟，是个好官呢！”嘉靖一听海瑞不怕死，倒愣住了，又把奏本拣起来，一面读，一面叹气，下不了决心。过了好些日子，想起来就发脾气，拍桌子骂人。有一天发怒打宫婢，宫婢私下哭着说：“皇帝挨了海瑞的骂，却拿我们来出气。”嘉靖又派人私下查访，有谁和海瑞商量出主意的。同官的人都怕连累，看到海瑞就躲在一边，海瑞也不以为意，在家等候坐牢。

嘉靖有时自言自语说：“这人真比得上比干，不过我还不是纣王。”他叫海瑞是畜物，口头上和批处海瑞案件的文件上都不

叫海瑞的名字。病久了，又有气，和宰相徐阶商量，要传位给太子，说：“海瑞的话都对，只是我病久，怎么能上朝办事呢？”又说：“都是自己不好，不自爱惜，闹了这场病。要是能上朝办事，怎么会挨这个人的骂。”下令逮捕海瑞下狱，追查主使的人。刑部论处海瑞死刑，嘉靖也不批复。过了两个月，嘉靖死了，新皇帝即位，才放海瑞出来，仍回原职，作户部主事。

海瑞大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了。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海瑞被人向皇帝诬告，青年进士顾允成、彭遵古、诸寿贤替他辩诬申救，写的文章中说：“我们从十几岁时，就听说海瑞的名声，认为是当代的伟人，永远被人瞻仰，这是任何人都不能赶得上的。”这是当时青年人对他的评价。





初见解放军

吴组缃

1949年4月23日，对我是个难忘的日子：这天，蒋介石政权血腥政治的中心南京获得了解放。正象在阴寒的长夜忽然见到和煦明丽的阳光，我们见到了体现着胜利的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勇敢善战可亲可爱的人民解放军。

几乎整夜没有睡，一大早就赶到中山北路去。大街上贴着五彩缤纷的标语，市民群众挤得密密丛丛。大家以同样严肃而又兴奋的心情，等着我们人民的部队开进这个二十二年来成为反动中心的“首都”时那最美好最动人的光景。

人们都是拥在马路中间，不约而同地向北面通往挹江门的路上张望着。因为都知道解放大军昨夜已经陆续过江到了下关，他们就要从那边开进城来。可是等了很久很久，北面毫无动静。我站在人行道上，忽然看见近在身边有几个穿草绿军服的身影。其中一个正把几张印刷品贴到墙上去。最先贴好的一张，标题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啊，这是毛主席最近发表的指示性重要文件！那人转过身，左胸口果不其然露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的符号。我心里一阵激动，觉得眼前亮了起来。他们已受到注意，人群中响起掌声。有些拥上去看那贴好的文件，有些人围拢那几位青年同志，找他们谈话。他们亲切地笑着，态度非常从容，非常谦和。我随即注意到，这样的解放军同志，拿着印刷品，提着糰糊桶，已经三三两两在四处的人行道上出现。我的同伴笑着说：“你看，他们大队还没有到，毛主席的政治在前面先到了！”



我想，是的，人民解放军就是为实现毛主席领导的政治思想，为执行毛主席指示的政治任务，才建立起来，成为无敌的革命力量的。刚才所见，绝非出于偶然，因为这正说明了人民解放军一个最主要最本质的特点。

初见解放军，这难道还不是最美好最动人的光景么？

在大队浩浩荡荡进城之前，还有特种武装的先头部队先进了城，分散在各个要路口上站岗。我沿着人行道向鼓楼那面走去，看见了令人感动的镜头。

昨天国民党蒋帮狼狈逃跑时，曾将许多公共建筑和物资焚烧破坏。当时虽经市民和商家的临时纠察队努力抢救，但有些地方仍然冒着烟，秩序也没有恢复正常。在“司法部”大楼的院子里，有不少的贫民妇孺在拆毁曾经着过火的屋子底门扉和窗子，搬抬小件的家具和木板；另外一处粮库，大火救熄后，有些贫苦市民将烧剩的面粉一袋袋搬回家去。他们单纯的想，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财物，现在它们应当据为己有了。这种想法是不可避免的，但显然是错误的。可是当时谁也没有办法制止，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是否应该制止。我看到几处站岗的解放军战士毫不含糊地上去阻挡，并且向他们大讲一番道理，让他们自愿地把东西搬回原处去，并且叫他们劝告别人也不要搬，赶快离开那里。有一个不到二十岁的胖胖的小战士，忙得满头汗，把帽子拿在手里挥着，用他的山东口音向一个搬木板的大娘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打跑了，这都成了我们人民自己的公共财产了。我们要好好来爱护。你明白吗？你愿意自己搬回去吗？”他的声调是坚定的，神气是严肃的，但话又说得那样和气。这就明显的表现出来，他们不只能打仗，而且也是极好的政治宣传员。

大队到九点多钟才开始入城。都是由挹江门进，穿过中山路大街，一直出中山门，继续向溃逃的蒋军尾追过去。他们一个个服装整齐，身体强壮，脸色黑里透着红润。他们的样子还保持着农民的老实诚朴的本色，但眉宇开阔，目光明澈，显出了英爽，



坚毅，乐观和明慧。我们看惯了国民党军的那种愚蠢陋劣的倒霉相，两相比照，上述所得的直感印象，是非常鲜明而且突出的。

他们在行进中，彼此照顾着，不让别人落后或掉队。有一个个儿高大的战士身上已经背了两杆枪，看见旁边一个年纪大的同伴抱着枪换一换肩，似乎有点吃力，他就又接过来自己给背上。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唱歌，由一个领导者提出歌名，征求大家同意，而后齐声有力地唱起来。围看的市民们鼓掌，他们也跟着鼓掌，并且还邀请市民们同他们一块儿唱。快近中午时候，天空突然传来马达声，有一架国民党军的飞机出现了，由低空掠过。只是霎眼的工夫，正在行进中的一队战士立刻卧倒在地；等那架无耻的敌机飞过了，他们随即同时起来，若无其事地照常行进。他们的动作那样果决而敏捷，神态那样镇定与沉着。从这些，是不难推想他们在战场上的作战精神的。

这就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当时留给我的一些最初印象。这些印象过于简单零碎，远不能全面而深刻地说明他们主要的质素和特点。但是仅凭这些，已足以使我们认识，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军队；已足以使我们明白，它为什么能够成为雷霆万钧的强大力量，取得奇迹似的史无前例的胜利，把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团的反动势力象摧枯拉朽似的彻底击溃，而完成这一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传大历史任务。

1951年7月20日



佩弦周年祭

叶圣陶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如果你迟死半年，就可以亲眼看见北平的解放。那时候你的激动跟欢喜一定不比青年人差，你会和着他们的调子歌唱，你会效学他们的姿态扭秧歌。在解放军入城的那一天，你会半夜里睡不着觉，匆匆忙忙的起来，赶赶紧紧的穿好衣服，参加在欢迎队伍里，从西郊跑进城，在城里四周游行，一整天不嫌疲劳，只觉得新生的愉快没法尽情表现，象张奚若先生那样。你为什么不迟死半年？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如果你迟死八个月，我就可以在北平跟你会面。按照你“每事问”的老脾气，你一定急于问我一路上看见的情形。我就要告诉你，在山东走了十多天，看见了真个站起来了的人民，看见了真个作“义战”的军队，看见了真个当“公仆”的官吏。这些人都是全新的，以往历史上绝对没有过。这由于全部人民解放事业就是个范围非常之广的教育课程，从实际出发，以新哲学为指导原理，土生土长，实事求是；大家在这个课程中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才把品质改得那么好，提得那么高。你一定乐于听这些话，还要问这个，谈那个，一连几个钟头不厌不倦。你为什么不迟死八个月？

佩弦，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如果你迟死十年二十年，不说别的，单说大学中文系方面，你一定可以有你的一份特殊贡献。要批判的接受文学遗产，你的精密的分析跟还原的检察都是必要的基础。你在这上头做了多年的功夫，已经有好些成绩，再加上生活跟思想从现实方面受来的影响，一定会越来越精



深。我国向来没有一部象样的文学史，从现在的观点说，文学史更要另起炉灶。你有充分的学力，加上不断长进的识力，有资格写一部全新的文学史。你为什么不迟死十年二十年？

佩弦，你末了几一次参加座谈会的谈话使我永远不忘。你说你乐意改变自己，可是得慢慢儿来。我自以为能够料知你的心意。你大概是这么想的：大家嚷改变就跟着嚷，这是容易不过的事儿，但是跟实际没有多大关系。生活跟思想既然成了习惯，要去掉那些不良的成分，取得那些优良的成分，就得养成新习惯。新习惯的养成是一点一滴的，是实践的，不是说说想想的，不能不慢慢儿来。惟有慢慢儿来，所谓改变才能在身上生根，才能使自己真个受用。你其实早已在那里慢慢儿来，你的行诣跟著作都可以证明。痛心的是你说了这句慢慢儿来的话之后，再不容你慢慢儿来了！

佩弦，我到了你清华寓所的书房里。嫂夫人说所有陈设一点儿没有动。我登门不遇永不回来的主人，心里一阵酸，可是忍住了眼泪。后来北大十几位朋友邀我们小叙，我喝多了白干，不记得怎么谈起了你，就放声而哭，自己不能控制。为你，就哭了这么一次。我还没有去万安公墓，秋凉时候总得去看一看。

1981年12月5日修改。



北京的春节

老舍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春节），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萄干、菱角米……）熬成的。这不是粥，而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过年时，家家吃饺子。

从腊八起，铺户中就加紧的上年货，街上加多了货摊子——卖春联的、卖年画的、卖蜜供的、卖水仙花的等等都是只在这一季节才会出现的。这些赶年的摊子都教儿童们的心跳得特别快一些。在胡同里，吆喝的声音也比平时更多更复杂起来，其中也有仅在腊月才出现的，像卖宪书的、松枝的、薏仁米的、年糕的等等。

在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日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儿。这是用各种干果（花生、胶枣、榛子、栗子等）与蜜饯搀合成的，普通的



带皮，高级的没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带皮的榛子，高级的用榛瓢儿。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儿，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儿。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艺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

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须预备过年吃的喝的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作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

二十三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过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从一擦黑儿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纸像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多少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糖形或为长方块或为大小瓜形。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他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粘灶王的嘴了。

过了二十三，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啊。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在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它也表现了我们确是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作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